

留村小记

□寇洵

留村前面是洛河，三舅在这个叫留村的地方生活了差不多50年。三舅老了，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，觉得慢吞吞的。

路边有几棵柿树。今年的柿子结得格外多，又稠又密。有个别柿子红了，挂在枝头分外抢眼。三舅手里也握了两个红柿子，那是他从地里回来捎的。三舅把柿子给了我。

三舅家门口也有一棵不大的柿树，结了满树的柿子。三舅说，前些年他挖了一棵软枣树栽在这里，又嫁接了一下。没想到，它竟成材了。

三舅住了三间旧瓦屋。这三间瓦屋，是他亲手建的。这房子到现在也有四十多年了，前些年，三舅把屋顶翻修了一下。

我们坐在院子里说话。我给了三舅一根烟。抽完了，我又给他一根。三舅不抽了。他自己卷起了烟。他口袋里装着烟丝，也装着卷烟的纸。三舅卷烟很熟练。多少年了，他还是喜欢抽自己卷的烟。

三舅有一样绝活，接骨。乡下人干粗活重活，不小心伤胳膊伤腿的多，便龇牙咧嘴来找三舅。三舅一摸一拉一推，三下五除二，接好了。来的人惊讶不已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三舅就出名了，方圆几十里都知道。

三舅家有个儿子，我叫他表哥。前些年跟媳妇去了江浙一带打工。媳妇到了那里以后，时间不长，跟别人好了。媳妇闹着要离婚，就离了。表哥回来后，很颓废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整天在外面瞎混，跟人打牌，似乎还赌。又一年，表哥在县里打工，遇一个妇女胳膊摔了，抬不起来，见天疼，看不好。表哥带妇女回家，让三舅给治。三舅说，这个不是骨折，是筋出了问题。三舅就给治好了。过一段，妇女跟表哥说，要不咱俩过吧。三舅说，这个儿媳妇过门，他没花一分钱。

从三舅家出来，上一个土坡，上面有一排房子。靠西边一家，院门紧锁。门是木门，刷了红色油漆，许是时间长了，已经褪色斑驳。砖砌的院墙上，伸出一些葡萄藤，还有一株我叫不上名字的树，叶子十分稠密。阳光白花花的，木门上印满了树叶的影子。不知道多久没有人来了。这些年，村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搬走了，但三舅依旧守着这里。

往西边走时，我看到旁边的土坡上有一大片仙人掌，仙人掌片足足有几百个。不知道谁种的，长成这个样子，却被遗忘了。土坡上有几孔窑洞，已经坍塌得不成样子，窑洞口就被树木掩映了。三舅说，最早，村里人都住在窑洞里。也就几十年时间，这些窑洞倒的倒，塌的塌，再没有人会了。

从窑洞那边折向东，有一户没有院墙的人家，院里杂草丛生。这户人家同样是大门紧锁。两扇破旧的木门，黑漆漆的。左边的一扇门上，有一张门神，右边的像是被人撕掉了。门口垛了一堆柴火，土坯墙上挂了一个牌匾，显示这是一家文明户。这家人现在怎么样了，不知道。看样子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。阳光把树影投在土坯墙上，有点纷乱。

东边靠近坡跟的地方，有一大片空地。空地上有四只鸭子，伸长脖子在地上找着什么。我过来后惊动了它们，它们纷纷抬起头，不知道在寻什么。有两个男人在不远处坐着，说着什么。越过他们头顶，后面是连绵的青山，天空一片瓦蓝。以前有一次，我跟三舅上过留村后面的山上。站在那里，可以望得见远处的洛河。如果有机会，我还想跟三舅一起，去爬一爬留村后面的山，到他耕种了几十年的地里去看一看。站在山上，望一望远处的洛河。

草木阅乡秋

□海月

人间逢秋，算得一件幸事乐事。

不是初秋，不是深秋，正是尽秋，雾霭沉沉，再与阕乡邂逅。

不知是秋意正浓，也不知是人闲花落，还是心有独钟。难得假日，晨起穿戴舒齐，踏入金镇阅锦园“故地”重游，再饱尝一番阅乡秋意。

“古有阅底名镇，今称锦绣豫灵”，故名阅锦园。昔日路人只觉耳目一新，兜转数次便觉乏味，实则年少不解。再见阅锦园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便是觅秋。平日里虽不敏于记忆草木花名，却对草木有一股欣喜劲。也许是偏好绿色，抑或因自身眼力不佳，看腻了建筑课桌和书本，想换换色调，总对树木情有独钟。而此番前行，更是为了领略阅乡素秋草木。

还未踏入优弧与地平线构成的门洞，红叶便已“出墙来”，不觉止步驻足欣赏，只见一只黄鹂从墙内窜出墙外，在草丛里逗留片刻又急匆匆地返回。再沿西路向北，走上台阶，又遇一树红枫，红得那样华美透彻，那样令人精神爽快，亢奋昂扬。沿着左右灌木丛复行数十步，不觉间对准镜头想与这秋日草木合影，忽地一片金黄跃入镜头，是银杏！绿草茵上也覆着一层金黄。怀揣感动，我走近这几树银杏，弥漫的雾气虽遮盖了湛蓝，却更显秋之寂寥庄重。俯身，感受地上的落叶，此刻只有天人合一，物我两忘，仿佛我也是银杏其中一员，守候着鸡鸣三省的阅乡，追思着以往的历史。

走出银杏林，携带着久久不息的喜悦，我走过落叶遍地的青砖小道，走进一片场地。此地共有六堵墙，南北向两堵，东西向四堵，围出中间一片空地，每堵墙均正反两幅壁画，记录了阅乡的工农业、教育等历史，无不透出金镇的沧桑巨变。漫步时，周围鸟语不断，内心格外幽静。念起前两日这里恰好下了场秋雨，便想起歌曲《一程山路》里的歌词：青石板留着谁的梦啊/一场秋雨/又落一地花/旅人匆匆地赶路啊/走四季/访人家/如同昨夜天光乍破了远山的轮廓/想起很久之前我们都忘了说/乐曲折过后/又一道坎坷/走不出/看不破……

每听听闻这首歌，内心便有一种悠长、宁静、舒畅之感。此刻，在草木鸟语之间，我不觉哼唱起来，起起伏伏抑扬顿挫畅快淋漓。其间一位远方的朋友向我倾诉最近的烦心事，我便把作家周晓枫的话告诉她：生命本就是充满乐音和噪声的，想要体会悠扬的乐音，就要去和噪声和解。又如作家马海霞所说：“这几天我在心里盘算着，那些跨不过去的坎儿，都得在这个秋天逐一解决。”

走出壁画群，到了阅锦园的东路。一路上枫叶在头顶、眼前交杂，别有一番风趣。而东墙在经年流转之下，已被游客多处涂鸦。涂鸦中的一些文字，别有韵味，如这句：千般路，选适合自己的。万般人，选与自己同频的。

实在妙中生趣，哲理深厚，发人深省。但必然会有一些不雅言论，只当是生命中交错斑驳着的噪声，中心定自然外物清明。

继续前行至北墙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栾树，娇嫩又颇具实在感。枫树便成了余路的守候者。

回想起这些时日以来的琐事，在这一览无余的秋韵下，都要逐一解决释怀，只愿驻足在草木之下，秋韵之中，去欣赏、感激、珍惜这片刻的清悦、明静、旷远。

历史会续写，人会走，雨会飘落，花会凋，但树还记得，秋还在。



我和三门峡共成长

□时昭晖

金鱼、长椅、雕塑，是人们乘凉休闲的好地方，至今我还非常怀念这座美丽的街心花园。

那时，我们下班后闲暇时，经常沿着黄河路步行，用来消耗旺盛的精力和漫长的时间。东到火车站，西到西市场，以至于我们常说：“黄河路从东到西，沿路有几根电线杆，几盏路灯，几栋建筑，我们都清清楚楚！”广场住东二百米的黄河路南边，有几排低矮的平房，那就是人们逛街购物的地方，同学们戏称它为“百货大厦”。

而今的黄河路，早已不是过去的模样。当年狭窄的马路，经过几次整修翻建，已经变成了宽阔的水泥马路；木制的、水泥制的电线杆，已经换成了各种造型优雅、线条流畅的路灯杆；过去道路上空混乱如蛛网的电线，也都被埋在了地下；过去沿街的低矮楼房，也已经被各种风格的建筑所取代；低矮的“百货大厦”早变成了和其他城市相比也毫不逊色的真正的百货大楼；过去的街心广场和街心花园，被黄河路劈开，一分为二，北边为幽静的街畔小花园，南边是宽阔整洁的大广场。而黄河路也变得笔直、畅通，一直延伸至陕州公园，使得百姓旅游休闲更方便。

说完了路，再看看河。那时，每到星期天，我们便结伴而行，沿着六峰路（也不知那时是否有此名）南行，下了大坡，便是无尽的庄稼地和菜地。再往前走，便到了涧河。那时的涧河，真是荒凉寂寞，一座窄窄的水泥桥跨河通往刚建的矿山厂。河水泛着泡

最忆童年南瓜香

□段华峰



每一个季节都有当季所时兴的瓜果和蔬菜，进入秋冬季节之后，南瓜逐渐成熟。每到这个季节，在我家乡的山坡上、渠沿边、沟壑旁，密密匝匝的藤蔓下面，便能见到各种大小大小、形态各异的南瓜。

尽管有说“秋天吃果不吃瓜”，但南瓜绝对是例外。南瓜也被称为“金瓜”，农村也称“倭瓜”，口感糯，糯香软，可蒸可煮可入菜，还有多种营养功效，老少皆宜，赢得了不少人的喜欢。尤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缺衣少穿的年头，家里幸有南瓜和红薯充饥，伴随我们弟兄度过饥荒的年代，所以自小我便对南瓜有一种深深的情结。

谷雨过后，点瓜种豆。小时候，谷雨节气刚过，勤劳的母亲就要将房前屋后的菜地开垦，栽上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和茄子苗，同时，母亲也不忘在地边点上几窝南瓜。随着母亲不断地浇水、施肥、精心栽培，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和茄子苗翠叶绿，生机盎然。南瓜长出了长长的秧，向四周有序地蔓延，然后渐渐开出一朵朵金灿灿的花，继而冒出一一个个娇嫩的南瓜脑袋。

秋天到，南瓜俏。阳光沐浴，雨露滋润，南瓜秧愈扯愈长，一个个小巧玲珑的南瓜横卧在秧下渐渐长大，或长，或圆，或扁，鲜嘟嘟，嫩生生，煞是喜人。母亲小心翼翼地将南瓜摘下，拿回家洗净，切成薄薄的片，柴火烧起旺火，支上铁锅，挖些许

猪油，待油热冒出滚烫热气，然后放入姜末、蒜末和辣椒末，炒出香味，放入切好的南瓜片，来回翻炒，加入食盐、茴香面等调料，并淋上一些醋，再翻几个来回，一盆热气腾腾、溢着香气的醋醋南瓜片就出锅了。

有时，母亲还会把南瓜切成块，配上一点肥肉，在锅里用小火“咕咕嘟嘟”慢炖，炖上三四十分钟，直炖得南瓜软软乎乎，让人吃起来满嘴生津。

待到秋冬，地堰边、沟壕旁，南瓜成熟了。母亲带上我和哥哥来摘南瓜。一个个黄澄澄的南瓜硕大喜人，我们喜笑颜开，扛的扛，拿的拿，将一个个南瓜搬回家。有些南瓜被母亲拿到厨房顶晾晒，阳光下黄澄澄的一片；有的则被母亲用刀劈开，掏去里面的瓤，把一粒粒白色的南瓜子掏出洗净晾干，然后放在锅里干炒，做成我们冬日闲暇时的美味零食。

南瓜不仅营养丰富，还全身都是宝，从花到藤，从肉到皮，从瓤到籽，都有很好的养生作用。南瓜是“健脾瓜”，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它：性温、味甘，入脾胃经，能补中益气、健脾暖胃、消炎止痛、解毒杀虫。而中医讲“脾是人的气血生化之源”，所以常吃南瓜，既补气又有益于补血。

小时候农村几乎家家都养猪，一年养到头，过年时杀了吃肉。记得有一年，突如其来的一场猪瘟，让村里多数人家的猪都染病而亡。我家喂的一头白猪也同样浑身赤红，病恹恹的，不肯进食。看着白猪奄奄一息的样子，母亲既心疼又怜惜，没有办法，只得试着将家里剩下的老南瓜切成小块，放在猪槽旁。稍后再去看时，母亲发现那些南瓜块被猪吃完了，母亲感觉很欢喜，又切些南瓜放进去，结果又被吃完了。由此，母亲连续给白猪喂了多天的南瓜，它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。母亲喜上眉梢，逢人便说南瓜的神奇作用，这件事也被村里人津津乐道。

如今，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，关于南瓜的各种做法也在不断升级，有什么南瓜饼、南瓜糕、南瓜羹等，五花八门，不一而足。但记忆里常常怀念的，还是童年母亲做的南瓜的味道，那软软乎乎、酸酸甜甜的滋味，仍然丝丝缕缕在心间延绵。

楼顶那棵树

□刘文波

子亮了许多，就像俄国画家库茵芝《第聂伯河上的月夜》里的那轮月亮。

我不知道这棵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芽、抽枝、伸展出生命的样子的。当我看到它的时候，它已经蹿出楼顶几米高，俨然一棵枝繁叶茂的小树模样了。

目光有些发怔的我，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，既想把这件事告诉每一个人，和他们分享我的喜悦，又想隐藏起来，不让所有人知道。我有多么欣喜激动，就有多么忐忑。

风清日丽的时候，小树把远处的风唤来，让风摇动着梳洗着自己所有的枝叶树叶。每一片叶子都在风里翻转摇动，将阳光反射出一片片散金碎银。我听不到风摇叶片的声音，但我能看到每一片树叶都像小小的银色的心，欢快地跳跃着。云在遥远的天上流过，却像在树的头顶上徜徉。当然也会有鸟儿停息下来歇脚觅食，鸟比我更喜欢树，树也比我更喜欢鸟。我没有看到疾风骤雨里的树的样子，所以我不知道树有没有惊恐和不安。我只看到树的美好，在阳光普照下美丽着。

风吹来的尘埃和雨水让树扎下根，活下来，但薄薄的土层如何能伸展它的根系，让它越来越大的树冠当然不动？我不知道树的生存智慧，只看到树依然很快乐。它的根或许已经深入老楼的楼板骨架，和钢筋、水泥长在了一起。

沫，带着颜色，散着臭味，令人掩鼻屏息。宽阔的两岸滩地上，大小石块和沙砾遍布，挖砂人留下的垃圾散落得到处都是……

而现在的涧河两岸，石块砌成的护河堤大方美观，巍峨坚固。堤岸上的景观灯给沿河风光增添了秀色。堤外的绿化带内，幽径弯弯，小草茵茵，鲜花朵朵，无数鸟类飞舞其间。堤岸上还建有一个个花岗岩、水磨石铺成的广场，到了夏日的夜晚，市民们在这里唱歌、跳舞、乘凉，显得那么悠然。涧河里，几道橡胶坝挡住了宝贵的河水，蓄成了一汪又一汪宽阔的水面，水鸟不时掠过，真是一幅大自然的和谐画卷。

涧河美了，涧河边也适宜人们居住和办公了。一幢幢高层住宅楼和造型各异别墅拔地而起；一座座办公大楼、休闲场所也当仁不让地矗立在岸边。过去六峰路上不起眼的小桥而今也更宽、更美化。桥梁飞架南北，成了涧河上一道道亮丽的景观。

三门峡变了，它更美，更亮丽了。而我们见证了这一过程，参与了这一过程，从风华正茂到银丝满头，我们把青春献给了三门峡，献给了我们的第二故乡，我们从不舍悔。

而今，当我漫步在黄河路、游走在涧河两岸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、流光溢彩的建筑、华灯齐放的街景、绿荫满城的风景，总是不由得回忆起当年初到三门峡时的情景。今昔对比，我们为自己和三门峡市一起成长而骄傲，更为它的变化而喜悦、自豪！

相遇

□南山

金秋的晚上，明月初升，我扛着锄，走在乡下的河堤上。我是这里的驻村干部，不管是农忙还是农闲，到地里走走成了习惯。堤的一侧是条小河。另一边是庄稼地，晚熟的农作物，长势郁郁。前段下了秋雨，堤上泥泞。有棵老柳树，佝偻着腰，粗壮的枝干伏岸生长，直至地下。我顺着树干走下河堤，下面是个大水洼，风平浪静，映照一轮明月。想起夏末的那个夜晚，也是这样的月夜，这片水洼下面，似乎藏着怪兽，吐出一个个盆口大的水泡，一道道浑浊的水柱喷射而出。河水打着漩涡，呼啸奔涌，河堤颤抖着，快要溃口时，我带领严阵以待的众乡亲，将一个个沙包、一车车石块，投入激流，苦战一夜，保住了河堤，保住了良田和村庄。

我抚摸着老柳树——当时若不抱住它，我可能被洪水冲走。不舍离开后，我顺着田埂往前走，路边野草齐腰，草丛中有荧光闪烁，那应该是萤火虫，在这寂寞的晚上，照亮我前行的路。

爬上一道连绵起伏的丘陵地，那是太行山的余脉。抗战时期，八路军在这里打了不少胜仗，这里是英烈鲜血染红的土地。丘陵上是黄豆地，月光下金黄一片，我将把豆荚，摇摇，哗哗作响，这是丰收的声音。

秋风吹来，金黄的豆叶铺满地，如地毯般温暖。感冒刚愈的我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一条狗站在不远处。它或许奇怪一个头戴破草帽的人，夜里在地里干嘛？我给它打了一个“胜利”的手势。我们驻村干部经常走村串户，为防狗咬，统一了这个是“自己人”的暗号。果然，那狗摇着尾巴朝我跑来，友好地在我身上蹭了蹭，便一溜烟跑去。

雾气越来越大，我的眼前突然出现无数只萤火虫，它们在空中飞舞，在我身边盘旋。我感到头晕目眩，想躺下睡个好觉。就在这时，雾中一只庞然大物，径直来到我跟前，我才看清是一头高约两米的大牛。我问，你是老田家的牛吗？牛伸出舌头舔舔我的手，算是回答。离此不远处，有一个叫鼎元的种牛场，我常去那里，和养牛的老田是好朋友，当然牛也认识我。牛俯下身，让我骑上去，我骑在热气腾腾的牛背上，直奔村部而去。

路的前方，无数只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在前方飞翔引路，身后一条狗奔跑断后。我顿觉两耳风声呼呼，似腾云驾雾，飘飘欲仙。到了村部宿舍，我躺在床上，想起今夜相遇，脑海中浮现出低入尘埃的老柳树、微小的萤火虫、丰厚的狗和牛，便安然入睡。

是夜，窗外明月高悬，竹影如画，岁月静好。



它像是风给老楼的一个礼物，让它们相依在时光深处。无风时，树静立沉思；有风时，树舒展柔婉；风狂雨急时，树像一个愤怒的舞者。看那棵树看久了，就越看越觉得它不像一棵树，而是一个站在高处、站在时间里的人。这多像我们，生活在平凡中，发发可危的现实可能会在明天将你压垮，但你又又在明天依旧挺立着。

随着住户的陆续迁出，越来越少的人关注这里，更没人关心楼顶上的这棵树。至于它会不会存在下去，还能存在多久，都是时间的事情了。

一颗种子因机缘会落到楼顶，在瘠薄的土层里穿枝生叶，长成一棵树，阅尽尘世风景。人的命运何尝不像这棵树，谁也不能决定自己出生的年代、出身和容貌，这些都是上天赋予我们的。我们能做的只是像这棵树一样，不管落根哪里，只管扎根下去，然后长成一棵树，一棵顶天立地的树。